

绚烂たる流離

绚烂的
流離

絢
爛
た
る
流
離

A Novel by Shunroku Kikaku



絢爛的
流離

[日]

松本清张

著

赵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绚烂的流离/ (日) 松本清张著; 赵晖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913-9

I. ①绚… II. ①松…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143号

KENRANTARU RYURI Chohen Mystery Kessaku-sen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64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A, Japan, in 1964.

Republished as paperback edition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Jap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385

发 行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田肖霞

装帧设计: 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书 名: 绚烂的流离

作 者: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赵 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50,000

印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913-9/I.5516

定 价: 5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目录

- | | | | |
|-----|----|------|--------|
| 1 | // | 第一篇 | 民俗玩具 |
| 35 | // | 第二篇 | 小町鼓 |
| 69 | // | 第三篇 | 百济之草 |
| 101 | // | 第四篇 | 逃亡之路 |
| 143 | // | 第五篇 | 雨中的二楼 |
| 177 | // | 第六篇 | 夕阳下的城堡 |
| 213 | // | 第七篇 | 灯 |
| 239 | // | 第八篇 | 车票 |
| 269 | // | 第九篇 | 代笔 |
| 297 | // | 第十篇 | 安全率 |
| 325 | // | 第十一篇 | 阴影 |
| 351 | // | 第十二篇 | 消亡 |

第一篇 民俗玩具

三克拉，纯白色，无丝毫瑕疵，属顶级白色。钻石为圆形，戒托由纯白金打制，重三点七五克。于昭和^[1]×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八千六百日元之值售与东京市麻布市兵卫町××番地的谷尾喜右卫门先生。

据喜右卫门先生讲，这枚钻戒是买给爱女妙子的。在价格这一点上，虽然喜右卫门先生说觉得有点儿贵，但最终还是以上述价格成交了。据说，这位先生在九州经营煤矿。

——摘自宝石商人鹤饲忠兵卫的记事本

[1] 昭和：日本大正之后、平成之前的年号，时期为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昭和初叶，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1

位于北九州地区的 R 市是依靠这座城市后方的煤炭发展繁荣起来的。这里原来就是一座安静古雅的城下町，城市前方正对着玄界滩^[1]，东西两侧分别与一座风气粗犷野蛮的港口城市相邻。

R 市很好地保留了当地风气高雅的情调，这一点从如下几个方面很容易就可以让人感受到：比如，穿过条条窄街陋巷就会看到一座高挂着茶道教室招牌的、配有庭院的房子；土族后裔的宅邸一户连着一户，巍然依昔；建于旧藩时代^[2]的寺庙无一缺损地悉数保留至今。

谷尾喜右卫门家的宅邸就建筑在这座城市中的一处静谧的地段，方圆一町^[3]。雪白的院墙垒砌成无一丝弧度的平面状，长长地延伸出去，壮观得有时会被人误以为这是一座来历不凡的寺院呢。院墙上方，一株株银杏树亭亭伸展出来。

谷尾喜右卫门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年轻时从作州津山^[4]的深山里出来后一路打拼，赤手空拳创下了今日的家业。对他这个人的来历，尽管坊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他曾经有一个时

[1] 玄界滩：位于九州北方对马海峡到响滩之间的一片海域。

[2] 旧藩时代：1867 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对江户幕府所辖各藩的指称。

[3] 一町约为 109 米。这里意为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

[4] 作州津山：现在的冈山县津山市。

期在矿井最深处赤条条地全身煤黑挥舞着丁字镐辛苦劳作过，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

之后，攒下一笔小钱买下一座小小的矿山，恰是他交上鸿运的开始。就在其他矿工们整天被赌博或者被女人勾逗得五迷三道时，喜右卫门却一直是一门心思地节衣缩食继续攒钱。可以想见，在庄稼收成一向稀少的作州山区长大的他，穷困和忍耐仿佛已经一并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同时他还天生具有经营才能。就在他所拥有的那座小矿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向前发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幸运前来造访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煤炭业呈现出了快速的繁荣。煤炭无论挖出来多少都供不应求，煤炭的价格日益升腾。

不久，伴随着战争的结束，经济危机也袭来了。这个时期，很多矿山纷纷破产，而一向稳扎稳打踏实做生意的喜右卫门由于早就压缩了经营规模，所以才没有遭受重创。不仅如此，他还买下了其他几座因濒于倒闭而来求他收购的矿山。

这件事奠定了他获得今日成功的基础。如今，他在筑丰地区^[1]拥有三座大型矿山。谷尾矿业虽说不及三井矿业和贝岛矿业的规模，但算得上仅次于这两家企业的级别。

时代进入了昭和初叶的此刻，身为当家人的喜右卫门已经五十四岁了。他和妻子房江一共育有妙子和淳子两个女儿。这一年妙子二十岁，淳子十六岁。

谷尾矿业公司的总部设在了位于矿山中心地带的G町，但喜

[1] 筑丰地区：旧国名“筑前”和“丰前”的合称。指福岡县的内陆地区，是明治时代以后，以煤炭资源为背景诞生的区域划分。

右卫门出于对女儿们成长环境的考虑，就在R市买下了一块地，然后建造了前面提到的那座宅邸，让妻子和女儿居住。究其原因，是因为煤矿城镇的风气粗野下流，而R市作为一座隽永典雅的城下町在远近一带一直是被其他城市所憧憬的。

喜右卫门对女儿们的教育非常热心。虽然女儿上小学时他让她们在R市就读，但女儿上的高中他选择了东京的一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接下来就送女儿去读女子专科学校。这期间，妙子一直住在东京的集体宿舍里。

毕业后的妙子虽然回到了R市，可是她却多次央求父亲在东京给她另外盖一座房子。由于当时喜右卫门的生意正是顺风顺水之时，所以，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在地方的有钱人当中，能够在东京拥有另外一套住房，也是一种比什么都体面的排场。

眼下位于麻布市兵卫町的房子，就是这样在昭和初叶建成的。喜右卫门把妙子留在了这里，又派了一个在他家干了很久的女佣来到了东京。他最疼爱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了。

认真说起来，东京这套房子，喜右卫门夫妇也不是完全没用过。妻子房江每隔一个月就会离开家一次，喜右卫门也会在忙着公司生意的同时抽空去趟东京。

妙子偶尔也会回到R市。然而，她的风采和举止常常会让老家街上的人们惊奇得瞠目。

每当一听说谷尾家的大小姐回来了，那么，稍微夸张一点儿说的话，为了亲眼目睹一下她外出的风采，谷尾家宅邸的门前一定立时聚集了众人的眼睛。

她的发型也好服装也好，等于是把东京的流行款式原封不动地

带进了这座城市。本来她的脸蛋就很俏丽，身材也秀美苗条，并且她上街时乘坐的还是在当时的地方城市里还很罕见的汽车。专职司机每时每刻都在宅邸里待命。

于是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样的一个人，肯定会有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亲，谷尾家的老爷一定苦于不知选谁才好。他们相信，反正这一带没有哪个男人配当他家的女婿，所以，到头来肯定是从东京的某个门第相当的家里招一个上门女婿吧。时不时还有风声说妙子与某个华族^[1]家结亲啦、或者是和比谷尾矿业还大的某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儿子订亲啦等等。

事实上，她在R市街上一走过，街上的男男女女面对她那英姿飒爽的风貌，都不由得睁大双眼、屏住呼吸，目送着她一步步走远。一个女孩子的行为举止活泼奔放，如果是一个当地人的话，恐怕会被指责说这可真是个疯丫头啊；可是，如果这个人是妙子的话，人们就会无条件地认为这是新风尚。她时而身姿轻盈地出现在只有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成员才能加入的网球俱乐部，时而骑着马穿过电车大道。这使她看上去散发着一股贵族气息，更令很多年轻人对她充满向往。

妙子一年当中肯定会回到R市两三次。有时候赶上她母亲去东京，就母女俩一起回来；有时候是加上父亲喜右卫门三个人一起回来。当然，还是她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居多。

然而，这位妙子大小姐有那么一个时期却中断了回R市的习惯。

[1] 华族：日本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之间存在的贵族阶层。“华族”的出现始于1869年6月17日，于1947年5月3日正式废除。

于是就有人议论说最近怎么不见谷尾家的大小姐呢？还有人特意跑去向被寺院一般的长墙围住的宅邸里干活儿的女佣打听个究竟。女佣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告诉他们说，喜右卫门夫妇最近表情十分阴郁，好像很消沉似的。

有人说谷尾家的大小姐在东京生病了，也有人说是出了什么事了。随着她回乡日子的推迟，渐渐地那些负面的传闻开始占了上风。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这种煞有介事的说法也传开了：“听说谷尾家的大小姐有了一个情人，她竟然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位于麻布的那个家离家出走了。”

老家城里的人们之所以不明就里却愿意相信这种说法，是因为妙子过往曾向他们不无夸耀地展示了自己奔放的态度。

“要说那位大小姐的话，没准儿真干得出那样的事儿来呢。”

这类闲话一传出去，城里的风言风语便开始如同探究谜底一样，纷纷打探起把这位漂亮的女人弄到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了。

紧接着，仿佛是为了解开这个谜一样，又传来了这样的风闻：

“听说呀这位妙子小姐的对象啊是个船员。好像是一个在轮船上担任发报工作的小伙子，听说俩人是在横滨认识的。后来俩人私奔了，现在在台湾呢。不过因为妙子是随后追过去的，所以，那个男人在台湾下了船，之后俩人在台北或者是基隆一带筑起了爱巢。”

这传闻是真是假，无人知晓。只是打那以后，妙子的身影无论是在R市谷尾家的宅邸里还是在大街上，真的都看不到了。从这点来看，也没有出现硬是能否定传闻的新说法。

不久，传来了更加有说服力的消息，说是妙子的母亲去了趟东

京，就一直待在那里不曾回来了。喜右卫门因为公司生意缠身，所以没法经常进京；但即便如此，和过去那些年相比，他也还是开始相对频繁地离开宅邸外出；而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宅邸里的空气和从前截然相反，变得沉郁起来。这些，是宅邸的女佣不小心说漏嘴的。

2

大约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次又兴起了新的谣传，说妙子被爹妈从台湾领回到东京了。虽然在 R 市根本没法得到东京的消息，可是，宛如水滴会穿过厚重的墙壁慢慢渗出来一般，不知不觉中总会传出来些什么。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次的谣传确有其事一样，不久，妙子的身影也开始在 R 市出现了。只不过她不再像过去那样骑着马昂首阔步地在市内飞扬而过，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坐在汽车里疾驰而去了。她的身影，只在方圆一町的墙壁之内晃晃而已。城里的市民百姓没法窥视围墙内的光景，所以就靠着女佣们传出来的消息获得满足。听说大小姐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无精打采、憔悴不堪。

R 市是个小城，一些旧时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依然浓厚地保留着，比如从那些依然保存完好的武士宅邸里偶尔还会传来弹奏古琴的乐声。关于谷尾妙子奔放的恋情失败的传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在小城市民的嘴里停止过传播。

于是，妙子仿佛是被这谣传逼走了似的，又一次离家去了东京。

而R市的人们对喜右卫门特地跑到台湾去把女儿和那个男人拆散了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又传言说，被抛弃在台湾的那个男人已经自杀了。

然而，好像要否定这个不佳名声似的，不久就传来消息说，谷尾家给妙子招来了一个上门女婿。据说此人是谷尾矿业公司的一名年轻职员，毕业于东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喜右卫门似乎对他非常赏识，认准他或许会前途无量。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这个男人的确是读过大学，不过由于家境贫寒，所以，全靠喜右卫门的接济才读完毕业的。这位女婿名叫村田忠夫，比妙子大六岁。

提起这个村田忠夫，在R市，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确是一个体格健壮、开朗活泼的年轻人。谷尾矿业公司把一个类似于北九州办事处的部门设置在位于R市的喜右卫门家的宅邸里，而村田忠夫就是这个办事处的一名事务员。

考虑到这层关系，不由得会让人联想到从前人们常说的那种让富贵人家的女儿“迎娶”一个有才干有前途的仆人人赘的惯例。不久，这个光景就清晰地呈现在了R市男女老少的眼前，这是因为妙子与村田忠夫在R市最好的料亭举办了婚礼。

两人的婚宴在东京也举办了一场。应邀出席了在R市举办的婚宴的客人说，宴席上，喜右卫门致贺词时说，新郎新娘的结婚典礼是在明治神宫举行的；而宴请东京的亲朋好友则是在东京会馆。从喜右卫门的财力来看，人们对这么大的排场丝毫不惊讶。

在R市举办的婚宴上，市长、工商联合会会长、市议会议员以及一流商店的老板等头面人物都被邀请来了，而宴席上的新婚夫

妇的神情也始终被众人充满兴趣地凝神关注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妙子已经不是处女了，虽说不过短短几个月，可她毕竟曾经追着一个男人跟人私奔，并且在男人那里同居过了。

大家的心里其实都在拨着这样的算盘：如果妙子没有那样一番过往的话，或许会招来一个家境更好一些的女婿呢。同时大家也不约而同地猜测：由于女儿身上有了瑕疵，所以，喜右卫门才把她硬塞给了自己雇用的下人。

尽管如此，参加婚宴的客人们所看到的新婚夫妇的关系却不坏。新娘温柔细心地照顾着新郎的感受；而她的嫁衣更是精美豪华，以致于其后很长时间人们还一直在谈论着。

说到另一个堪称“豪华”的物件，那就是宴席上戴在妙子的玉指上的那枚镶嵌着一颗灿然闪烁的硕大钻石的戒指。搭眼一看，是一颗肯定超过三克拉重的大钻石。或许是因为身着和服吧，新娘伸手去夹饭菜时，犹如有一道光源骤然闪现一般，熠熠生辉。

听谷尾家的女佣说，这次和新郎一起回到R市的时候，这枚钻戒就戴在妙子的手上了。然而，这却并不是结婚戒指。因此，就又传来了这样的说法：那枚戒指是喜右卫门为了让女儿和原来的恋人彻底了断并接受这桩婚姻，而买来送给她的。

喜宴平稳顺利地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当晚就出发开始了环游九州的新婚旅行。这在当时的R市来讲，也是最时髦的举动。据一位参加了婚宴并在宴会后前往火车站为这对新人送行的夫人讲，在婚宴上，新娘按照婚礼习俗更换了两次华丽的和服礼装；而在动身去旅行的时候，又换了一身华美得令人炫目的摩登洋装。

可是，另一方面，对新郎的微词可是越演越烈，比如说他之所以娶了已然有了瑕疵的、自己雇主的女儿，既是对迄今为止在出学

费供自己读书等各方面接济过自己的雇主喜右卫门的报答，同时也是屈服于喜右卫门的财力的结果。

新婚旅行结束后，夫妇二人就回到了R市。理所当然地，人们都猜想俩人的新家一定就安在了长长地延伸出去的雪白的院墙里。实际上，还有女佣这样说，就是考虑到今天这样的居住格局，喜右卫门很早以前就让建房子的工匠在宅邸内用心建造了另一幢房子。可是，这对夫妇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却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不久，妙子就一个人去了东京，而忠夫和从前一样，每天从这幢房子出门，去位于宅邸内另一幢房子里的办事处上班。大家都以为不过是临时去了趟东京的妙子不久就会回来的。而东京那边，妙子的妹妹淳子正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那家女子专科学校读书。

然而，妙子并没有很快回到R市来。这么看来，就是说忠夫该跟着上东京了吧？实际上却也没有这样。因为自从当了喜右卫门家的女婿之后，忠夫就被提拔到了谷尾矿业公司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他每天去位于宅邸另一幢房子里那间狭窄的办事处上班的状态却没什么改变。只是妙子的母亲房江开始频繁地来往于R市和东京之间了，于是坊间又有传闻说，母亲是担心女儿的夫妻关系不稳而前去劝说妙子的。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妙子也并不是彻底不回R市，只是每次回来时肯定都是和她母亲一起，所以，大家又说这是被母亲劝说才回到丈夫忠夫身边的。于是，听了这些传闻的人个个都说，就这个样子的话，女婿忠夫肯定会不高兴啊，这个女婿真可怜啊。

于是又有人说，从这点来看，就说明妙子或许仍然没有忘掉从前的恋人，所以对忠夫爱不起来吧。这个推测并不离谱。因为曾经

目睹过妙子当姑娘时候那个奔放的风采的人，都想到了一切皆源自这桩不般配的婚姻：一边是这个招婿入赘的女儿的任性不羁，另一边是因为曾经让人家出了学费而始终矮人三分的女婿。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左右。

两人的婚姻似乎根本没有朝着幸福的方向迈进。这恰似一个引爆点一样，自此，谷尾家的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喜右卫门死了，接着，空前的经济萧条朝煤炭业袭来，煤炭价格下跌，煤炭储备增多，金融陷入困境，煤炭货车寂寥地被拴在了火车站内。

小规模煤矿接二连三破产了，而忠夫却没有像他岳父当年那样趁机将其收购下来。不，准确地说，即使他有这个想法也没法做到，因为谷尾矿业公司本身也已经濒于危殆了。这是由于忠夫松懈的经营方针，使公司在遭遇严重的不景气时陷于失败。

就在谷尾家正走背运的时候，母亲房江去世了。

紧接着，有个传言就好像是为了煽动R市老百姓的好奇心一样四散开来，他们说那个女婿忠夫几乎根本就不回家了，整天在博多的花街柳巷花天酒地大肆挥霍。另外还有人断言说，他肯定已经包下了博多的某个艺妓在逍遥呢。

然而，这些风言风语却并没有让忠夫受到多么大的舆论谴责。不仅如此，社会舆论对他甚至是持同情态度的。这是因为他的妻子妙子依旧住在东京，根本不回到丈夫身边。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男人要出去玩儿玩儿的。不，还有人议论说，忠夫过去始终受喜右卫门夫妇的欺压，再加上对妻子积怨已久，他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发泄这两股怨恨吧。还有人说，妙子不单是没看上忠夫，甚至还打心里看不起他。听到这些风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正面否认这些说法。而另一方面，有人揣摩着妙子的心情说，把家里的一个仆人

无奈招为夫婿，妙子对此是怀有巨大的反抗心理的。那么，曾几何时在 R 市举办的婚宴上，妙子展示给各位宾客的对忠夫的那番温柔体贴，难道是出于她的聪明机灵吗？

也有人多管闲事，揣测说妙子在东京是不是有了情人啊？有人发问说，她一个人住在东京到底在干什么啊？对此，有人回答说，她正在刻苦学习能乐。

丈夫在博多和艺妓花天酒地，老婆在东京学习能乐——想到他们这种夫妻关系，那么，谁都会预测到早晚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

3

忠夫的放荡不羁很快就把谷尾家的财产挥霍一空。并且谷尾矿业公司本身的负债额不停增加，实际资产所剩无几，位于 R 市的主宅宅邸也抵押给银行了。

因为 R 市是座小城，所以风声迅速地传开了。那座占地方圆一町的建筑物也恰恰因其广阔，在看热闹的人的眼里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废墟。

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因为这对夫妻过去都是花钱如流水，所以，没有存下什么家当。然而，没几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了另一个版本，说忠夫给一个他喜欢的艺妓赎身后，二人在博多附近的一个名叫香椎的地方悄悄地开始同居了。

而这边厢呢，有个去了趟东京见到妙子的人回来后，见人就讲她的现状。

据说妙子在能乐方面技艺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超越了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水准。现在，她那位于麻布的家简直就成了能乐的训练场，那些有名的能乐老师都频繁出入她家。在对他们的热情招待上，妙子毫不吝惜地花着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妙子的手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钱。

听了这些，孤陋寡闻的R市的人们于是想象着这样的场景：从麻布那幢安静的房子里，整日传出谣曲、鼓声和笛鸣，余韵幽远深邃。

尽管如此，喜右卫门凭自己的拼搏，一代就创建起来的谷尾家族的产业，现如今分裂成两处，已然没落了。

R市去了趟博多的人回来后，带回了忠夫的最新消息。

据说忠夫的身影已经从博多的花街柳巷里消失了。在那之前，他挥金如土寻欢作乐的样子，曾是博多的人们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去那里了。人们猜测说这是因为他的资金吃紧。如今他和一个被他赎了身的女人在松林环绕的香椎的一间小小的房舍里，悄无声息地过起了二人世界的小日子。那些同情忠夫的人们不由得议论说，这样做对忠夫来说才是最幸福不过的选择呢。比起在那个总是仗着自己娘家底丰厚因而骄横任性盛气凌人的老婆身边挨日子，他现在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有多么幸福呢。

另外，还有人这样说：

每日里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的忠夫现在的爱好是收集民俗玩具。一个曾经不惜重金寻欢作乐的男人最后的乐趣竟然是收集些乡土玩具，可真够可悲的了；不过，或许正因为他曾经穷奢极欲享受遍了